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歸安茅坤順甫著

表策論

擬 詔以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從祀孔子廟庭三氏子謝表 萬曆十三年

伏以聖王建學以明倫爰置先聖先師之祀 昭代崇儒以重道聿昭釋奠釋菜之儀禮典飭於廟中聲教溢於海外神人叶慶俎豆增光臣等誠欣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三王廟祭首之以后夔與伯夷後世風移改之以周公與孔子蓋繼天而

御極必右文以揭虔迺若孔氏者刪述六經中天而懸日月紀綱萬世振古而闢乾坤集羣聖之大成參百王之秘學人文攸繫名教聿彰故秦人燔而儒生憤抱祭器以歸草澤之雄漢皇由而禮教興招亡經以致異同之旨自天子以至於卿大夫士庶繇太學以達之諸王國郡庠含遠邇而採江海沼沚之毛以誕將偏州邑而肅簠簋蹲罍之儀以祼獻或陳樂或設尸肹蠁播於霄壤或繪形式塑像火藻燦於宮牆豈特祭法之捍大患而禦大災不惟祠宇之鄉分表而社分建洋洋乎禮樂之

滿天地浩浩乎仁義之沛江河故歷代興亡以來
社或遺而廟或毀獨宣尼春秋之祀山不改而河
不移教振域中風流海外其間配饗顏曾思孟之
雲仍已而兩廡閔冉游夏之星爛必升堂而入室
者斯附惟明經而衛道者相從故楊雄劉向閒因
公議而輒除而王弼馬融或聚群譏而隨罷得其
門者蓋寡非其類者不歆豈謂先臣獨蒙盛典茲
蓋伏遇　皇帝陛下　聰明首物神聖中天茲
當車書會同之時聿顯聲名文物之盛睿制和而
六同韻天章麗而五佐飛謂孔氏之廟貌不嘗無

以闡至教謂羣賢之祀典不備無以淑人心爰採
有司之建言特下儒紳之刊定以先臣獻章奮自
南海遠學中州道術本乎致虛口訣得之主靜嘗
蒙
睿皇之驛召賜供奉於翰林願守江門之
蓬蒿特放歸於田野先臣守仁少逃佛老晚悟周
程以致良知三字爲符經以廢註腳一言爲道妙
縛宸濠而定叛亂寵之以河山帶礪之封舞干羽
而降蠻夷列之乎竹帛鼎彝之載先臣居仁邈爾
布衣業緜田野以居業爲實際以力行爲好脩其
生也不沾一命之寵榮而甘貧同於百結其沒也

大宏百年之譽望而樂道幾乎屢空　詔命禮官
許之從祀金聲玉振之盛一旦共列乎廟庭江漢
秋陽之光萬世叨陪乎法從此　國家之盛典寔
儒者之遇榮寵及九原光流後裔臣敢不矢心聖
澤竭力家謨勉遵衣鉢仰　帝命之洪休克紹
箕裘讀父書之遺訓伏願與人爲善能自得師樸
棫道隆闡虞舜之盛治菁莪化洽金周文之作人
云云

擬問我國家驅胡元出之沙漠而定鼎幽燕
語所謂兩相讐而世之者正統巳巳之變

駕沒虜庭彼且囂然虎視中原矣已而天褫
其魄扈　駕南還去晉與宋之恥特綫也成
化弘治正德迄嘉靖間部落南侵烽燧不息
迺者唵嗒款塞歲通馬市　朝廷特賜之
璽書寵以王爵由盧龍漁陽朔方鴈門迤邐
西垂幾三千里刁斗不聞邊塵稍息或謂胡
運之衰百年一時大較與漢竟寧間略相似
矣然有識者猶不無俟應罷變之慮諸生者
僉三齊間跳盪跅弛之士固將矢志馬革而
奮業疆場者其所按之古今而溉於心思者

舊矣其爲我詳晝可否且嘗轉而聞之于上
天下之患每伏於其所狎而潰於其所困困斯危
危斯戒而變之未兆禍之未萌固得以先事而待
多方以虞而制勝於無形苟狎則忽忽則怠當其
變之猝起禍之中劇而擁腫鞅掌崩裂四出譬之
河隄方其螻螘之穴所引特涓涓耳巳而突爲黄
金瓠子之決破州邑月城郭溢丘陵而千里之波
魚龍爲宫抑且漂悍震盪而不可收拾者巳此范
文子所欲釋楚以爲外懼而羊叔子於晉平吳之
後猶惴惴然無忘聖慮之請蓋有以也愚請借往

事籌之三代而上不服遠引秦始皇并夷六國鞭撻四夷方其烹侯王墮名城殺豪傑坑儒生燔百家言以愚黔首且引李斯之言能侯置守銷天下之兵鑄金人十二彼自以爲金城湯池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也豈知陳勝吳廣乘隴畝奮草澤袒臂一呼而天下鼎沸耰鉏之夫矜棘之戍卒揭竿爲旗剡木爲刃殺長吏以應而自立爲王及列侯將軍以下者不可勝數不朞月間而西嚮亡秦矣此其狎而釀亂者之一也漢高繼之懲秦孤立大封同姓誅功臣建侯王刑白馬共爲河山帶礪之盟

亦壯矣未幾而呂氏之孽不絕如帶文景以下淮
南七國之變若吹蝟毛而起不數傳而因之以移
易漢祚蓋嚮所不慮者之戚畹也此其狎而釀亂
者之再也已而光武中興抑外家鋤功臣閉玉關
謝西戎寖衛之間周且密矣冲質以後奄寺執國
漢室三分及司馬氏覆蜀檻吳篡漢魏之間而矯
絃易轍未幾而劉淵石勒符堅姚萇慕容垂之徒
嚚然河山之間而晉且南渡矣此其狎而釀亂者
之三也或爲外戚或爲中國或爲夷狄沓不可指
而畫至於六朝五代此其寖昌寖滅享國之促姑

置不論迺若唐太宗之英風大畧百戰百勝而有天下蓋於秦皇漢武之雄畧相似而文經武緯殆或過之貞觀之治身致太平四海晏然外戶不閉可謂盛矣及開元之間府兵一變而爲彍騎彍騎再變而爲藩鎭范陽逆節天子蒙塵德代憲順以下外患旣殄內釁復作始則出中官以監禁兵再則召方州以除奄竪而朱溫李克用輩數三四起其爲患又於曩時負不相及矣藝祖殷監不遠散兵權置州軍設刺史畢藩服謹筦鑰飭繩墨或謂五星聚奎天之啓宋文明之運匪淺鮮已抑豈知

北困於契丹西躓於元昊歲幣請購百年不絕徽
欽以降則又狼奔於金鷙擊於遼而胡元再入宋
且航海而六龍萬乘王妃帝子金沒魚龍之波矣
由此言之千七八百年間其所繇羈旅奮跡剸亂
戡難受符命建國家者不可殫述然而不虞之患
雲翔飈竪乘間竊發因而燬王室裂河山譬之日
月易位虹蜺背適輪風怪雨禽災獸眚殆非明君
忠臣之所逆睹法家拂士之所能言者此無他天
下神器也天子按輿圖而深拱以撫之譬則國工
之對奕然方其分子布算連硼綽約間謂敵在吾

目中矣抑豈知一隅稍隙飛射狙擊或爲前駭或爲後殿勝固得於眉睫之所及者什之八九而敗或出於肇畫之所不及者亦什之二三也故曰善戰者攻於九天之上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言其疾如風難知如陰輿亡靡定禍亂無常自古記之矣然則今之北虜陽爲款塞陰劫馬市狼子野心殆不可測我　國家昌盛固萬萬無恙然深慮遠識之士中夜而籌按古而畫能無賈生所謂臥之積薪之下而火未及燃者乎苟據外臣言之虜稱天驕生長胡沙食肉飲酪射獵爲家盈則獸鬪敗

則鳥散無城郭無文約惟擇水草以便屯牧故曰
五霸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者漢有冒頓唐有
突厥卽如我　朝累世騷驛翦我王官掠我州邑
無歲無之迺者嘉靖庚戌擁衆深入烽徹內庭牧
馬京邑此其凶驁絶倫一也　天子震驚羽檄
徵兵六郡材官荷戈繕城然且狼顧脅息不敢遮
擊萬騎若山疾如風雨此其彊弱不敵二也頻年
輓漕內帑不支所當歲括百萬不貲以我所羡投
彼所需僅及減半或可兩持此其折閱相當三也
嚮也兩敵中外若剸積骴橫野流血成川今也解

讐枹鼓晏然士則緩帶馬或弛鞹此其利害相懸
四也又據閫臣而當事者之私言之虜黠而貪見
利則親饒以綺繒漸可擾馴此則吾得而豢養之
者之一也間有跂扈飛揚糾纏夷酋傳鏃部曲解
嚴此則吾得而羈靮之者之二也好生惡死裔夏
所同聖德天覆犬羊悅從此則吾所得而懷徠之
者之三也唵噠既没母子獸淫聞其支黨狡焉不
親此則吾得而間諜之者之四也脫有不讐壯者
已老老者已死歷年之間可拱而竢此則吾得而
遲久之者之五也之二者茲閫中外之所共爲揣

摩於兩敵者之深而頻年防秋以後則塞下得按故事上書以報　天子而大司馬抑輒得按故事歲犒大小從事之臣以差固一時也然而蹊愚過計竊謂今之款塞而請馬市於漢之竟寧略相似然其創禍萌悔中國不同何者漢武帝所當中國富溢之餘憤胡馬之不羈而數爲內犯於是赫然震怒推擇衛霍爲之帥而一時敢戰力鬬之士若李廣程不識蘇建公孫敖李息公孫賀之屬金虎將也外徵羽林飛佽猛鷙梟雄之卒數十萬五道出師以攻之當是時幕南無王庭而陰山瀚海

之間所過而哭者千里矣已而昆邪之衆十萬來奔而漢天子外築受降城內築單于邸舍以待之及其郅支之斬百夷落膽故呼韓邪且喜且懼願入朝見而因以請婿於漢以長保塞語不云乎不痛懲者不易行不懲風者不失情當是時匈奴之死心於漢也已非一日矣今　國家二百年間數被侵軼間有俘斬第乘其細載出塞也掠其輜重及殿後以爲功耳蓋未聞有犁其庭而摧擊其衆如漢之時然者彼固未之深創也今之虜外則持其言以邀市於中國而內則蓄思其志以待釁於部

落末之或知者　國家邊欲引竟寧故事以尾而待之得無如愚生所謂患伏於其所狎而秦漢唐宋以來巧發而横出者之禍殆且不啻已乎且以漢之强盛値匈奴之中弱而呼韓邪所請願保上谷西至燉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塞吏卒以謝中國侯應且謂不可而况今之時去漢遠甚區區馬市所恃恐難以長纓而羈係之也請以應之所慮十事與今　國家所半相及半不相及者而一一折東之應之言曰漢武攘胡郤之於陰山之北故得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如罷邊

塞則失山陰之大利今　國家與漢故事不同遼陽以東別爲闌塞矣朶顔三衛則　成祖之所以隔絕而臨鎭之者然而大寧内徙已非其舊矣近年遼東數被殘殺得無爲怨已深而古所謂唇齒相依之勢亟則合者乎一也應之言曰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其天性也恐不可以罷外城省亭隧若今　國家雖未甞罷邊然按故事列圍之卒大較歲得以乘其暇而刻崖掘塹戍堡相望聞榆林寧夏之間先臣余子俊楊一清輩固多爲功也薊鎭之外譚綸輩亦稍稍緣山隘以加亭

障烏銃星羅抑可無恙也雲中以北曠野蕭條鄉恃馬市戍守或怠其所刻崖握塹者旣不及從事而遠近千里欲幾胡馬之不窺得乎二也應之言曰中國有禮義之敎刑罰之誅里民猶犯禁而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愚則謂竟寧之欵所爲厚結者單于之自爲婿於漢禮賜衣帛倍於黃龍而王嬙以良家出之單于單于且驚不世之媛而神飛越也故一切虜帳俛首內伏而其統御猶一國家則諸部落所各自爲分黨而內利之者也語曰三人爲衆一室而父子兄弟往往分爨異指虜

其能以數十萬之衆而約束之如薪巳乎三也應之言曰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也設塞徼置屯戍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恐其思舊逃亡愚則謂今　國家雖無他國降民也即如　成祖之徙胡內附者散之河間保定之間彼且長子孫者垂二百年當無他矣而較升一種衆且十萬近在肘腋之間其所內伺中國而外勾胡虜與之出沒者種種也朝或解顱暮或裂眦以中國之教猶且有誶姑之婦叛父之子兄弟脊之相屠戮而虜衆其能帖然乎即如虜雖稍彌

板升之衆其能袖手而旁瞰者逓之十年二十年之後巳乎四也應之言曰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侵奪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恐生慢易分爭之漸竊恐諸鎮既以馬市相購非特虜之無當也卽如諸鎮之歲遣官南來市繒守臣者且不無頤指而相乾沒也而况於將領乎又况一切牙儈交易之衆乎其勢必至於以慢易分爭三尺豎童所不校而知者五也應之言曰往者從軍多没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出亡從其親戚又曰邊人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

急何患則謂今之邊人所內困於衣食外刼於戰鬭而樂從虜部者恐亦無相遠況聞嘉靖年間大同之變其所負重罪而逃之虜幕者甚衆也或云板升一種卽其枝屬者之羣而聚而節年勾引已屬無算歲愈久則其姻戚枝黨所招攜者愈衆招攜者衆則其生齒日繁訓聚日盛能無懼乎六也

應之言曰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壁木柴僵落谿谷水澗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之久不可勝計一切省繇罷省十年之外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累世之功不可

卒後患則謂今　國家固未嘗以罷邊爲號也然
旣習爲馬市則諸鎭金藉之以爲輕裘緩帶而刁
斗無聞烽燧且熄矣非獨一切亭障城堡之間漸
以懈弛即如故時將帥郤勇周尚文輩所於戍兵
外各自募挽强仗劒陷陣摧鋒之士不下二三千
人虜衆深入彼且得擁麾下以爲邀擊故時吉囊
部中往往嚙指苟其嬰兒之啼或呼周太師以怖
之其見憚於虜也如此此輩物故已久他所代者
其間健卒不無而因緣馬市以僥倖於虜之無他
者大率什九嚮時之所從故將而蒙矢石力戰鬬

三五子七

者今金散而零落殆盡矣傳曰以七年之病求三
年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此則與漢之障塞亭
隧之累世不復者亦不相遠七也應之言曰單于
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
不可測竊聞宜大陜西諸鎮往往因其部曲之要
求無厭而曲爲羈縻不敢以限者多矣郎如飛章
聞閭又陽爲諜酋長而罰之以牛羊駱駝以爲兩
解其實與否又屬枝柱而無當縣愚計之藻高陳
豨金起閭里情若父子已而卒叛逃入匈奴張耳
陳餘結髮深交歡若膠漆園趙啓嫌首足異處故

曰患生於多慾而人心不測八也之八者愚所按
應之請而互爲條次比其大較也然則今 國家
中外方恬於馬市而愉佚之者如此而愚生獨倡
爲馬市之必不可恃者如彼世且罪我以撓羣議
挑戎禍而髡鉗之矣愚則謂當國者苟因愚生之
過慮而以之罷馬市固不可然按關臣頻年所請
而因之以弛戰守亦不可大略馬市未購以前歲
所括諸邊輓漕之費大較三百萬而馬市既購以
來歲所遣官外市繒帛以爲購於諸部者亦不下
一百二三十萬古人謂六國當以購秦之金帛畜

戰士以賂秦之州邑賞功臣請陽通馬市者如通
年而陰計戰守者如往日且以歲所括馬市者之
半而因以饒諸鎮者閫臣之便宜如趙人之聽李
牧而得以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决於外不
從中覆故得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百金之
士十萬北逐單于東破胡滅澹林西抑彊秦此其
最也不然或寬之文法重之權勢如漢宣帝之任
趙充國假之屯田且耕且戰以招西羌即如辛將
軍囂然欲希中朝之旨以爲功而帝獨不聽故得
以卒上便宜十二事而先零旣服振旅來歸此其

次也或又習怯北虜以爲鐵騎十萬介而南馳其
疾如風其崩如山且彼聚而常衆我散而常寡萬
萬不易爲功抑不知兩敵相乘無常形無定勢特
在乎爲將帥者善揣彼此之虛實生死嚮背以伏
其機於虜衆之所不可覘而奪其氣於虜衆之所
不能支漢之衞霍唐之李郭姑置弗論且如五代
時契丹之梟雄也久矣其擁衆而南救王都彼自
謂怒駟之奔王晏球僅以孤壘禦之方其陣曲陽
立高岡而令曰諸將弁櫜弓矢用短兵回顧者斬
符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

軍騎士抱馬項而馳契丹大敗當是時由曲陽至定州棄甲橫尸者六十餘里敗禿餧而走惕隱甚且村落之豎以鉏耰白梃而擊殺之者無復遺類於是時中國之勢幾震嗟乎虜之悍一也彼晏球者獨何為哉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以羸秦席累世之強而項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則章邯成擒也以苻堅之擁百萬而謝玄匡泥水而待朱序一呼風聲鶴唳皆晉兵而堅且隨亡也故曰特存乎將帥之奮與國家之御之者之有道也其他選將鍊兵蒐卒補乘廣諜用間蓄材用衆

之方不可枚述此在　國家之不忘武備而諸鎮將帥之因而爲功者何如耳不然中國之備稍弛而北虜之情不測歷年之間萬一中變則秦之勝廣漢之七國晉之五胡唐之藩鎮宋之遼金元固在輦轂間嗟乎於是時欲爲之計亦晚矣惟執事其財擇焉

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

大矣哉君之道乎以天下親之者也大矣哉相之道乎佐其以天下親之者也親之也是以天下若渙矣我不敢以爲疏天下若畀矣我不敢以爲貳

天下若邈矣我不敢以爲遠蕩焉舉四海九州之勢進而置之几席之間而靡間焉者故恩澤發而衆赴之如流水威名立而天下承之奄若振槁呼之必應舉之必至而四海九州之衆亦相與雲合霧集環起内向而王之矣不然則君相者雖恃其紀法名號以奔走天下然情睽而易鮮德瓆而易竭小民者亦將起險阻譸張之情以詭言而奔彼烏得尊寵厚祿於億兆之上而偃然有之也哉故善親天下者王不善親天下者亡王與亡之間其利害之去若黑白而始實由於親不親耳故人有

言曰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其知君相之責哉愚請原之人之言曰夫父母生我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而出入腹我者也為君者方黼衮玄綃于上而為臣者方食大官供內帳權使百執事于下民之望之猶仰雷霆而隮神明將謂其秉禍澤制利害寃聲名震恐百姓懾伏奸宄而使天下奔命于我不有拘執亂俗是則可為耳彼烏姑息吐哺之私而煦煦然以室家四海為也故父母之道親而君相之道尊親則生恩尊則生威恩故近者易洽威故遠者易行無他家與天下之

分異也嗟乎嗟乎獨不覩夫天地之始乎乾稱父坤稱母盖言天地之親萬物也天親之而不能怙之地親之而不能恃之故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天地以日月四時而覆臨萬物君人以仁義慶賞而悅四海二者之與其實異道而功同殊名而德同何者方木實之生也茂其枝葉則本沃處劉其萌蘖則本蹶無他所生同也君相者四海之本也而億兆衆庶者四海之枝葉也安則同其福逸危則同其苦惡治則同其底定亂則同其棼錯故嘘之而天下之善氣生焉噏之而天下之

舛氣至焉一嘘一噏而天下之勢吹之蕩之若尺寸之慮者其氣一也故嘗自天下之勢而縱觀之分都別野廣谷大川而非以爲疏也殊爾形骸間爾齒族而非以爲二也服食異用器械異度言語異節寒暑異至而非以爲遠也彼明哲者善揣其勢出而擅威命之柄竊道德之資執靈變之實肆然抗九州之衆而臣妾之者是豈以華屋玉食之也哉將以尊顯其勢與位而親天下也今夫人升之尋丈之木則尋丈之勢之內者皆在所瞭而舉之矣巳而升之萬仞之崖則萬仞之崖之勢之內

者皆在所瞭而舉之矣故位尊則明易偏勢尊則道易行庶人之心形乎一家諸侯之心形乎一國天子之心形乎天下庶人而聞戶庭之內有啼飢號寒之聲則庶人不敢安闤闠矣諸侯而聞四境之內菜色相望餓殍相藉則諸侯不敢安堂階矣天子而聞四海之內黔首惑衆遠近亡徙上下相畏山谷易處則天子不敢安寢陛矣無他庶人以父母乎一家諸侯以父母乎一國天子子以父母乎天下故君人者執生人殺人富人貧人貴人賤人之權而親四海于上宰相者執生人殺人富人

貧人貴人賤人之權而親四海于下因利乘便牽制天下嗜欲必通心志必同利害得失大略相當使上有豐藏之私則下有懸磬之憂矣使上有鍾鼓之荒則下有樵蘇之警矣使上有恣睢之私則下有流亡之困矣使上有傾險之私則下有魚爛之殃矣是故古之明王聖臣知其然置身于九重之上而昭曠于四海之外利在于簞輿而非以天下下也則不敢以私其身利在于疆場而非以天下也則亦不敢以私其社稷天下之人樂仁恕則上賞忠良天下之人苦刑法則上誅奸細天下之人

悅禮樂則上議度數天下之人厭兵革則上務休息天下之人苦枵腹則上屏掊尅天下之人利蓋藏則上弛山澤天下之人痛冤鞫則上通籲告天下之人好直言則上設誹木故情出于氓庶而不在于天子欲出于閭巷而不在于宮寢旁皇周浹焉而天下之心若出之一人天下之勢若出于一家是以君相持其道以親天下而雕題交趾被髮文身之衆亦稱文安四夷向風內難不作萬世賴焉神農黃帝堯舜湯文武之為君風后力牧夔龍稷契伊召之為臣昌[illegible]桀之何后世枉道之君宣

其驕淫以穢亂天下而臣從險媚之私以過修其
欲天下遠近莫敢必其命方其無事猶相與恐懼
訛言莫可誰何及其一夫作難則思亂之士從而
風走雷應並起以亡之矣此之謂以斬伐之道待
天下而非以父母天下也故以天下至于亡此桀
紂幽厲秦二世之爲君飛廉惡來趙高李斯之爲
臣是也及其賢者則又君以威名不傳爲耻而臣
以伐勳戮績爲忠其初也猶足以省已厚施而和
其人民保守社稷以稱善天下及其身没則亦亡
若朝露而不復頼之此之謂以覊的之道待天下

而非以父母天下也故以天下至于霸此夷吾狐犯大夫種范蠡之之爲臣齊桓晉文越王勾踐之爲君是也噫嶄伐之道鄙士羞之而所可與天下悲哀者則中世覊的之道雖以君臣明哲之資猶且大都甘心而役志焉何則謂其足以施英風而成大畧也嗚呼父母之道不作而天下且爲之奈何哉

田千秋一言取相

古者人君於臣下之建畫而即待之以不次之擢君子固未甞不喜其英風大畧之足以有爲於天

下而律之以進賢之道或過矣何者士以次而進此古帝王所以待天下之士之常者而積日以爲勞積勞以爲最不過有司者之序遷而已乃若間有超俗之士爲國家建大議決大疑而有所感悟慷慨以當王上之意斯人也宜若世之所謂非常之才而不易得者以非常之才而輒授之以不次之擢斯則帝王所以鼓舞天下奔走豪傑之權而天下之士厭故常而喜於駭奇者抑亦皆將翺翔馳騖爭自濯磨以赴國家之用無不可已而君子顧猶斤斤然靳而莫之與者何哉傳不云乎國君

進賢如不得已夫以進賢而顧為不得已之意紓
徐巽懦其間此固有深見遠識以為國家長久之
畫其初若非世之人主之所自喜而要之其終則
誠有不以此易彼者知此則漢武皇帝之於田千
秋也因其一言之間頗當時事不朞月而爵以富
民侯擢為丞相其得失固可論矣自今觀之漢興
以來三公缺則取諸九卿九卿缺則二千石以下
選諸所表以聞此漢之百官表之次第也而武皇
帝以長駕遠馭之才輔之以雋偉卓犖之志翹然
不勝其可喜可愕之氣而舉漢之制一切紛更而

變易之當其相于秋之始也或者以爲巫蠱之禍此其父子骨肉之間所難以口舌爭者當時左右不以言將相大臣外戚諸侯王不以言而秋也起自寢郎祿不滿百石位不過執戟一旦踈諫戚賤議貴出不韙之言犯不測之禍而卒能訟太子之寃武皇帝翩然悔且悟斬江充以謝天下太子雖已死而歸來望思之臺猶足以稍慰天下忠臣孝子欷歔之泣而曩之里克之所不能忠于申生荀息之所不能忠于奚齊者而秋卒救之亦奇矣帝之惑于方士所爲長生不死之術而祭五時祭泰

山祭東海少翁文成五利以下日舉所謂蓬萊方丈三島之說以啗其心而帝亦侈焉日增築甘泉栢梁承露諸宮庶幾神仙之一遇以快其願而卒無驗當是時較之秦皇之遣徐福輩入海也其蔽則又過矣秋領鴻臚不數月而遽能引義及此彼非其傑然中有所立不以利祿刀鋸褰裳蹈尾其間豈能深言之若是然則帝之相秋似亦未嘗過者嗟乎此殆未易議也文皇帝之相曲逆侯陳平也嘗問以決刑獄則謝之以責廷尉問錢穀則謝之以責治粟内史其所自請惟上佐天子理陰陽

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鎮撫四夷親附百姓使公卿大夫各任其職由此言之平未必能然而其職之所任則固非深於道德者不以及平亦未始不自知之者故書曰論道經邦爕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古者建官而以不必備爲號此可見帝王之深以遲留顧恤而不輕以與人彼豈靳爵祿閑恩澤若世之所謂刻印刓忍而不能與者哉蓋卿太夫士以下各得以其才之所宜而舉其職之所稱與否吾器而使之可也不然則朝拜而夕黜之可也乃若相則以道德佐人主而進以師保於黼

扆丹陛之前消其非僻之心使宦官宮妾有所不敢肆外以其身領袖百官彈壓奸邪使强國大藩不敢竊發四夷百蠻卉服鳥言之酋帖然望風聽命而不敢彎弓而內嚮若此者謂其一言之間而可進退之耶故方其未相之時則咨百官卜龜筴外以謀於人內以謀於神然後賜印綬而廟見之及其旣相則天子北面而師事之與之坐而不名入見則爲之離席起立在道則爲之下輿有疾病則躬車駕就第而問之遣使饋醫藥者不絕于道不幸而故則親弔賻而哭之抑或不勝而退者則

許乞骸骨上印綬然後賜璽書黄金以寵異之而
没且不衰此則天子所以重宰相始未之略也顧
漢興以來高惠文景之間大略並襲秦故雖稱非
列侯不以相而一切進退之際如呼小兒然其所
寵任之者不過吹簫屠狗與刀筆行伍之士而其
最者特識法令習當時之務而已殆未嘗有古所
謂道德之深於其間者故其進之也易而其退之
也亦易有布衣上書言宰相得失其罪狀未及明
而廷尉召之如取孤囚或縛或髠或下獄格殺而
向之所共天子腹心股肱於廟堂之上者今且奴

隸之矣武皇帝仍而甚之武安魏其及李蔡而下以罪死者殆六七輩其僅保首領者平津侯弘與石慶兩人而已帝之視丞相也不過一大吏故其寵且辱而進退之也亦不過一大吏此其所以于一言之間稍當其心而輒賜之以列侯而相之或者不察而謂傅說版築也而武丁立爲相太公望漁人也而文王載之以后車與之謀師百里奚飯牛之朋也而秦繆任之以伯西戎范雎諸侯之客而折脅者也秦昭王封之爲客卿以謀帝業武皇帝之英風大略誠所謂不世之主也故其即位以

來拔卜式於芻牧擢孫弘於賈豎起衛青於奴僕
出日磾于降虜而主父枚生張騫徐樂之屬並以
布衣韋帶之微驟列通顯若此者彼之瑰瑋博達
之智與古之明哲之君相爲後先故不次以待天
下之士其舉之也若轉圜天下之士亦樂爲其所
用而赴之也若流水不惟當世異之史官賢而書
之傳之至今猶赫然耳目若昨日事於乎以予觀
之此帝之雄心一時奮迅飄忽之氣若將席千里
之風霆而鞭撻之也及舉而思之則狠顧脅息而
逡巡頹敗有不可收拾者彼其初豈誠得夫世之

非常之才而寵任之哉當其太子之變壺關三老
上書遡訟以後而帝之骨肉之痛蓋已奕然自失
矣痛斯悟悟斯憤而文成五利以來東齊迂恠之
所爭言神仙者以萬數而杳不可睹則帝之初雖
不勝其黃帝鼎湖之慕而於是時則已太息悔恨
譬之倦鳥而思歸也故於千秋之言不覺入之也
深而感之也至若省括而射者帝之所以不次而
擢葢以亟於明晦悟其過以謝天下故也不然忠
言讜議入於朝則按國家故事寵之黃金可也賜
之璽書可也召之待詔公車可也又不然如文帝

之異賈生一歲超遷至大中大夫可也又何至于遽以片言之間而卽授之以爲相哉此無他其輕以爵祿乎人者必其有以輕天下士而然也予嘗觀元封五年之詔所令州郡吏民察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絶國者以聞而曰士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特在御之而已夫以擧將及使絶國者或者介冑軍旅之間猶可急天下倜儻不羈之士相爲馳驅而至於相則不可同日而語矣豈可與彼均之方紙而僉名哉嗟乎惟其以爲跅弛之士可以當之而與爲將及使

絕域者[illegible]耳此其於千秋一言之間稍稍當意輒輕以授之而不恤也甚哉武帝之英風大略雖可喜而千古者治國家廷官任賢之術則未之有得者雖然讀輪臺之詔而帝之晚節蓋已悟矣故其病且篤而念鉤弋之子年尚幼顧廷臣無可與屬大事者獨察車騎都尉霍光忠厚持慎遂畫周公輔成王負扆以朝諸侯者賜之而卒籍之以受顧命輔少主漢祚必其以不衰嗚呼嚮之所謂文武將帥邊國郡部茂材異等之士彬彬焉漢廷之上者皆安在哉顧不以之及而獨於區區蹇訥木鈍

若光者而舉天下之社稷手而授之吁假令其蚤悟而以幼主托光之意先見之於初又何至於一言而相千秋也哉

孔子變齊變魯

聖人之治天下也察於民之故以通其敎故其軌不齊其化匪驟而民以長治何者民之故不齊民之情也方其風之所感浸淫以成俗其俗之所敎辟之五方之寒暑燥濕剛柔遲速輕重跳獝相感而生者也紛紛乎其欲之不齊纍纍乎其情之不比而民之耳目方且翕然閧然於好惡之異同相

與恬焉而不覺辟猶冀陸楚澤而不可以膠舟而治者聖人者則亦因其勢逆睹其趨爲其機而利道之而天下之民驅乎其闔更乎其悟通乎其救而風行焉以入吾之治者若雷霆之奄忽以下濟而齊民固莫識其端者是則聖王御世之軌而所以長治天下者也易曰堯舜之世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嗚呼其諸孔子之所以治齊魯者乎何以言之夫先王之道不可驟施於民也忠信之俗者先王之田也而禮樂文章先王所以耕之耨之而艾之而穫之者也王者之治天下國

家也猶農夫之治穡也農夫也者夫豈有舍其田
而顧爲黍稷也哉而惟聖王之治亦然夫其忠信
之風則亦不可望之齊氓也凡民之有血氣相感
而生也殺於川谷攘於法制淫於觀聽而杳然行
乎民之耳目也而不可携貳是故其俗之不齊也
險於山川水因地而制流人因俗而異勝則政亦
因俗而易遹聖王者亦安能以執一之法而聽民
之不齊之俗也哉吾嘗觀於齊魯之郊蓋自周公
太公之立國也而仲尼巳識其初矣夫太公之封
齊也尊賢而上功孔子觀之而曰後世必有簒弒

之禍周公治魯則親親而尊尊孔子觀之而曰後世寖微矣夫篡弑行乎齊而魯止微者豈齊之人然哉易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而况伯禽以來中歷隱桓莊宣之衰兵刼於公子翬政移於慶父彊偪於讙闡威遲於舍中軍貨竊於寶玉大弓其勢之微駸駸乎其如縷矣而周公伯禽之舊猶在也故孔子治之三月羔豚不飾賈男女別於途嗚呼而魯豈必治哉其勢然也至齊則不然方其太公之與萊夷爭營丘也務漁鹽之利于民也漁之而不禁故其再傳而爲哀公爲胡公

爲厲公爲襄公或烹或格殺之或卽戮於官相繼數多及桓公之九合諸侯而會兵車衣裳于天下也曹沫之盟大夏之代陘口之次雖其威行於中山宋衛許鄭之郊而齊俗之誣上行私也則寖以危夷吾強之而自夷吾壞之者葢不止十二於天下也而在魯如何也故魯之道近夏而齊之道近周魯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齊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敝魯民之溺也親而不尊猶之溺於水齊民之溺也則尊而不親猶之爇於火而無類矣此之謂齊魯之形故先王之于魯也

辟之農夫之有田也而至於齊則多故矣非奪其耳目則不足與治其喬辟非攘其貨力則不足與戢其驕淫非嚴其畫象則不足與瀦其公私非弁其汚黷則不足與塞其倍畔故吾嘗由孔子之所以論齊魯者而度之孔子而得魯也誅少正卯墮三都再則收季氏歸魯公正公室徐以周公之法加之其不朞月而成康伯禽之澤固可灑然而舉也至齊則雖常登臨菑而望瑯琊洋洋乎大國之風而上下力脅亦已紕紕乎幽鹿之國已孔子而爲之將不特縻崔杼誅陳恒放慶父歸侵田而已

也而所以散齊之亂以收其衆以恤其危以剪其
傾否以懾其譎詐以鋤其生將必爲使齊民之不
用目而易觀不用耳而易聽者不知其幾而後文
武之道濡以成之無他不如是則齊之忠信之滋
衰而益不足與有爲故也嗚呼方武王之伐殷也
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
粟封黃帝之后于薊封帝堯之后于柷封帝舜之
后于陳者是易暴以仁也豈不欲以虞夏之道施
之民故遲其身以歿而周公成王且歷世焉而後
行何哉蓋殷紂之無道也不勝其救矣是故武王

驅飛廉誅惡來滅助紂之國者五十及殷民之壯者老老者日以衰而殷民之耳目漸易焉然後以次而受而先王之道若引江淮河漢之水而行之國中也嗚呼大哉武王之變殷也其即孔子之變齊以魯而進之先王之久者乎此無他聖人之治天下也如醫者之視疾然魯人之疾感之乎毛髮者也剔之治之可矣齊人之疾感之乎膏肓者也非藥石以敗之其術靡施而且元氣靡散毒亂而不可拾焉則固所以吹蕩之而噓吸之者蓋不可勝用也故傳曰民慢則糾之以猛民殘則糾之以

寬又曰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嗚呼此之謂聖王經緯萬端之權而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所以維持天下之治亂遲速而歸之不廢者非明於天之道以察於民之故者其孰能知之

張良從赤松子遊

古之人功成而身退也或疑其托羽人者流以遠害焉似矣而非所以論其道術之深者也何則古之至人嘗有入水而不濡入火而不爇非其水不濡也有所超於水之外而後其水不爲吾濡也非其火不爇也有所超於火之外而後其火不爲吾

褻也故能以其身逆天下百戰之間而爲帝者師間從之以建石畫出姝計以定天下及其功成之後而其身輒飄忽幻伏而不可摯世或見當時所與共功者禍不旋踵並蹈覆亡而彼獨托言羽化者流得以御讒構遠猜忌處不避之朝挾蓋世之業名流於府庫澤施於後世抑不知非由功成之後而後以身脫之也彼於仗劍之初其心固已遠矣故爲而不有身雖入於世之馳驟之間而心常出於世之羈紲之外此其所以深於道術較之三代純心之臣不無有間而苟自其入水之不濡入

火之不爇者求之庶幾乎古之翩翩至人者巳嗚
呼史遷稱子房從赤松子遊然乎否耶且赤松子
者吾不知其何許人間桉劉向列仙傳從神農氏
服水土而爲雨師者也數往來崑崙山止西王母
石室中隨風雨上下巳而少女追之俱與仙去此
則傳記間所世習其說以相矜者也而子房者智
術人也其於天下之故抑瞭然矣豈不知世之所
習神仙者幻而非眞者也何至於棄萬戸侯舉其
身而從之遊從之遊矣而嚮之所謂崑崙石室者
之深王母少女者縹緲霞矯之佩抑嘗與之相及

上下乎否也嗟乎此其所托者遠矣世之不知者以爲漢皇帝起布衣提三尺劒百戰而有天下所相與戮力翱翔特鄼侯蕭何楚王韓信梁王彭越九江王黥布與子房者數人而已今日誅項王明日輒奪信兵未幾而縛之雲夢矣又再而斬之長樂鍾室矣又再則醢梁王越矣又再則走九江王布死於丹徒矣獨鄼侯何所共起豐沛以奉錢二而束髮爲深交者然入關以後未幾而數使使勞何何且引鮑生之說悉遣子孫昆弟戍軍矣再則置衛衛何何且引召平之說而悉輸家私財佐軍

矣又再則數使使問相國或疑得百姓心何且多買田地賤貰以自汚矣觀其待信越如此則其待諸將者可知待何如此則其待他功臣可知大略高帝之定天下非席累殷周百世長厚之澤特以英武之資權謀之術而其爲人則猜能忌功者也子房之智有以蚤見而豫待之特托赤松者流數稱病辟穀内以明其澹宕自好之志而使之不吾慮外以遠其割裂河山之嫌而使之不吾忌此其所以獨脫於虎口而進則與諸臣同其功退則不與諸臣同其患而世所以稱子房之智有以也嗚

呼似矣彼皆見其影指其形而未能覽睹其神者也何則猛虎文豹非不深林而思以避獵者之蹤者也而所以卒死者惑於豕鹿也鶺鴒鴻鵠非不雲薄而思以遠弋人之繳者也而所以卒死者惑於稻粱也閒按子房事漢本末豈待天下之定功臣之封淮陰黥布者之並相俎醢而後思所以潛身而脫禍亂也哉蓋方其以魁梧奇偉之資而狙擊於博浪沙中之上圯上老人固已逆折其踞傲鮮腆之氣而深其知雄守雌之術今世所傳黃石書大較古之陰符之遺也席矢石力戰鬬而非所

以爲悍狗城邑屠河山而非所以爲武刻符剖封累世勿絶而非所以爲榮彼於世之馳騁覊紲之故蓋已飄然雲飈風翔其間而非所得而縶之矣故其入關則從而所令持重寶啖秦將爲之疾擊嶢下軍者時則酈食其與諸將爲之也子房不得而與也還定三秦則從而所令燒絶棧道示項王無東意時則漢皇爲之也子房不得而與也東擊楚王至彭城則從而所捐關以東與諸將共功者時則韓信彭越黥布爲之也子房不得而與也自陳以來傳海盡與信睢陽以北至穀城盡與越遂

及會兵垓下而誅項王者亦信越兩人之力也子房不得而與也及他護太子都關中大都子房本謀然子房雖時時從子房亦未嘗佩漢王寸印尺符而躬爲之斬蒿萊剪荊棘此子房所以功蓋天下而及其剖符定封籍軍與者猶不得以按日月累勞最而書之也史遷不之知而書曰子房多病未嘗特將子房之所以不爲漢特將者其果病耶抑以他耶及其末也迺自稱曰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列通侯於布衣極矣願棄人間從赤松子遊嗚呼使子房不先見於謀臣畫策之時而顛

嘗禍於俎醢信越之日不預審於布衣客遊之始而欲巧脫於獄繫相國之後抑晚矣而漢其能聽之哉故子房欲歸韓而漢王輒聽之者以子房雅屬意在韓也子房耻為特將而漢王輒聽之者以子房時時稱病也已而子房欲辟穀道引以呂后之姤猶為之使人強食以子房之無意人世哀其如白駒過隙也使子房而於韓信彭越諸臣者功能[illegible]達之心於韓信彭越諸臣者所強漢王分王之心稍稍毫髮情露其間以高皇帝之雄呂后之悍且妝之蚤矣故曰巧於取名者名必毀捷於逃

禍者禍必隨間按子房故事而以之彷彿殷周所載伊尹太公諸臣誠爲不同苟自其道術之深而善處功名之間以之進則薄日月退則混龍蛇入滓泥而不滓軼埃壒而不蔽抑古今之際所僅見者春秋以還平呉之後遂以載西施扁舟五湖者范蠡之所以不困乎勾踐也射箭聊城卒殺燕將爵賞不受已而遂遯者魯仲連之所以遯跡于東海也時方陸沉避世金馬門東方朔之所詭情於滑稽也白衣相天子縶四將調兩宮臨德代猜閭之朝而名若泰山者李鄴侯之所獨擅夫衰唐也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歸安茅坤順甫著

策

君后 鄉試

秉陰陽以出天下之治者明王法天之道也奉陰陽以導天下之順者明王配天之德也是故象天之陽以理陽教者其君之司乎陽道以亨則其氣之流行於天者順陽之度而不過矣象天之陰以理陰教者其后之司乎陰理以著則其氣之流行於天者順陰之紀而不易矣故惟天之道曰陰與

陽惟君之道曰內與外是之謂法象卑高之義天人流通之機志氣交勝之化明王之所以觀天之道經天之治奉其大順大化之原而不敢過者嗚呼執事仰　皇上內外之治而顧疑於日月之蝕非明王之克謹天戒而臣人之常憲於下者耶嘗聞古者司繹罹灾則周宰共臧國殣貽慼則司成舍貸溼霖浹旬則齊相致嚚陰陽失和則漢卿引咎故師氏則徹兵膳夫則廢鼎侯人則弛塗陪民則致哭愚也奉順于　明王陰陽之化久矣敢不抱嗇夫之憂奉庶人之走而奏鼓鳴鐸於下

千愚請得而原之禮曰天子立六官以聽天下之外治以理天下之男教是言明主以法天之陽於上也立六宮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是言后夫人以法天之陰於下也故有虞氏舜聽於外而二女聽于內夏后氏禹聽於外而塗山氏聽於內周人文聽于外而邑姜聽於內故君有關雎麟趾之德而父天下后夫人有褕衣赧衣之親而毋天下陽道不渝陰理不塞三辰以正而日月以序有由然哉及讀我　朝七聖以來其所以聽治於外而敷爲王言之大者則　高祖有祖訓焉有

教民榜焉　太宗有五倫書焉有爲善陰隲焉有孝順事實焉　皇上又有敬一之箴五箴之註焉所以章定保之謨而體化召順於上者是固以倫天下之陽教矣其所以聽治於內而敷爲母儀之訓者則　高皇后有女傳焉　仁孝皇后有內訓焉　章聖皇后有女訓十三章焉所以章楅幃之化而迎氣導和於下者是固以明天下之婦順矣是故創業者弘燕翼之謀守成者丕日清之典宮戚無與政之嫌嬪嬙無當夕之寵天下之所以家傳人誦以歌舞於陰陽之理者固與

卷阿之美相比同矣顧日月之食相尋焉何哉是非數之適爾者也愚嘗聞一百七十三日而爲一交者然後食是數也然考春秋襄公二十年九月十日而再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日而又食西漢二百年書日食者四十有四東漢二百年書日食者七十有五由此觀之則知彗孛飛流日月薄食抱珥虹霓輪風怪雨天之失經未始不自君之咎徵致之也是故失季氏之誅則雉門兩觀災失王札子之討則成周宣榭火夏復大水則兆易許之戒樞聲如牛則兆秦晉之師故孔子之作春秋日食

地震大雹雨雪則書星隕如雨則書雨虫於宋則書當是時諸侯侵王室陪臣執國命夷狄侵中國孔子所以大書特書而苟置之數焉是豈聖人書災不書瑞之意哉愚嘗讀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之詩而朱子謂之曰人君修德則陽常勝陰常食而不食人君不修德則婦乘乎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陰常勝陽故日掩月月抗日不當食而食嗚呼世婦納度六宮順德今日固無乘夫之之象也而宮闈之際得無相如之諷矣乎大臣以法小臣以廉今日固無小人之象也而朝廷之上得無

元祐之風矣乎六塞長清四夷質子今日固無夷狄之象也而邊檄之塵得無胡馬之擾矣乎由此觀之則謂數之適爾者元封太雩之臣而謂天心之仁愛者董子天人之術明王內外之理固足以體陰陽之元氣而朝有逸度國有庶議所以致夫大災大札之實者未盡寡也然則明王端居明堂之上寧無及於此耶雖然景公禳茀晏子諫之穆公禜旱縣子譏之故徹樂出次不足以治山川之崩也祝幣史辭不足以治熒惑之惑也降服乘帷不足以治瘥厲之殃也故嘗觀乎天人之通而儆

於古今之變省用勸分故魯飢而不害郊壙罷市故鄭火而不遷明獄叙官故熒惑守虛而復次趣治早修故齊國大水而不溺然則廟堂之上宫閫之間歌十月之詩衍箕疇之誼以禆休悳以濬洪業以戒天譴以圖日月之位者又豈在於太史之文告而已耶此又在位者之所當述也

名實 鄉試

三代而上治之見於天下者不惟其文惟其意三代而下治之見於天下者不惟其意惟其文意者治之源也夫惟其意而不惟其文是以三代之迹

因革損益若循環然而不害其爲同夫惟其文而不惟其意是以三代而下雖欲比而同之竊其似以惟其文焉而不害其爲異故名實出入之機古今盛衰之勢三代而上皡皡乎大順大化之勢三代而下治日流而精日弊浸浸乎其不可返也已愚敢以是當執事之問嘗聞天下之輕重不同也聖人爲之縣衡則天下不可欺以輕重矣天下之方圓不同也聖人爲之縣規則天下不可欺以方圓矣天下之制度文章不同也聖人爲之竭心思焉則天下不可欺以文章制度矣是故規衡者聖

人之心思也意也輕重方圓者聖人之文章制度也文也故舍天下之輕重而后可與言衡舍天下之方圓而后可與言規后之議聖人之文章制度者吾惑焉不能求於其衡而專於天下之輕者重者銖而計之兩而較之是以輕重不比而堅白恣睢之僞託矣不能求於其規而專於天下之方者圓者畫而求之較而度之是以方圓不比而堅白恣睢之僞托矣不能求於其心思而專於天下之制度也文章也形而揣之嚮而合之而堅白恣睢之僞託矣故其文章制度之立終不可以達夫因

革損益之實而會夫大順大化之精而復三代之治於天下也嗚呼然則欲反其因革損益之實而得其相沿而不悖者孰有外於意耶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是故三代之治制度之大備者莫若周而其所可見者盡六官也愚嘗參而考之六官之職不同而井田封建肉刑之三者尤聖人致治之大也故唐文皇好古之君也知而銳之遂以爲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不足以治天下銳然有志于三代之治將以采先生之遺而振起焉然貞觀之治終於亡惰之襲而其身之末天下遂

以基夫晚唐之禍若此者何哉蓋法不可以文求而可以意會雖魏徵房玄齡之徒不足以考先王之典以備顧問之實而亦以太宗之意本不足於關雎麟趾之美胡以考洛誥周官之典刑而措鳧鷖旣醉之業於天下也嗚呼太宗且未之逮也而況於蘇綽之徒又焉能竊先王之近似者以補其缺耶此無他求其文而昧其意也故愚以爲今之有志於先王之治者不必求天下之田而井之也苟得什一之意則漢之限田可也周之均田可也唐之口分世業亦可也丘文莊之以田配丁以丁

配山亦可也胡不足於民之養耶不必求天下之
土而封之也苟得以公民之意則秦之置侯可也漢
之分諸侯王可也唐之刺史可也魏之州牧可也
宋之諸路監司亦可也胡不足於民之治耶又不
必求天下之人而髡之黥之劓之刖之鑽之刀鋸
之也苟得欽恤之意文帝之除肉刑可也文皇之
觀鍼背可也劉寬之蒲鞭可也宋太祖之三覆五
奏可也胡不足於民之防耶不然則括天下之田
以爲井吾恐非塞溪澗平山谷夷丘壠破墳墓遷
城邑不足與計而況窮數十年之力然后可以議

成功數十年之內天下且不谷乎由此觀之則蘇洵葉適之言亦未必盡非而横渠之議吾不得而知之也畫天下之地以衆建諸侯比閭遂黨之制不復溝洫成周之制不復終不足以行長正方伯連帥之化而同其軌治其易世然且尹氏世卿春秋則書之崔氏世卿春秋則書之況於藉天下之名山大川而各封疆以爲守方城以爲固乎而治之不善又焉得而朝更之夕幷之也鋤天下之民以爲肉刑吾恐黨正州長之化不流加石圜石之坐不洽而遂欲割裂天下之民以爲幪巾赭衣焉

吾意死者不可復生髡黥者滿天下而全體者什
一二也由此觀之則文帝之除未必盡去聖人之
法而芟夷之而或者協諸義而協聖人未之有可
以義起也又不然夏后之尚忠殷人之尚質周人
之尚文相易以救之也變不勝窮而卒未嘗變耶
故記曰有能爲民變革者有不能爲民變革者能
爲民變革者文也其名也不能爲民變革者意也
其實也觀乎文意名實之間而　聖天子之在
上賢公卿之在下是固可以神而明之而可以得
夫因革損益之原矣雖然易之革曰革巳日乃孚

之元亨利貞悔亡夫民可與樂終而不可與慮始故革則民易耳目必久而信之而後可以言革夫革之必有以通天下之志考諸帝王建諸天地質之鬼神俟之百世爲天下之元亨者而後可以言革夫革則可大可大則可久必行之百世而不易而天下之民不至於亟更而改聽焉然後民習而安爲天下之利貞者而後可以言革是尤古帝王損益之善而愚之所獻於大人之虎變者也惟執事進而教之焉

時務

古之達于天下之世務者有三曰明利害之原焉按緩急之勢焉度古今之宜焉故知利知害可與緝敝知緩知急可與達權知古知今可與任變知斯三者則知所以濟天下之時務矣推之天下可也而況於浙乎執事以浙之時務下詢承學是固以豪傑之士望愚也顧愚非其人而不敢不以正對且以浙觀之陸有膏腴之粱海有蜃蛤之利是故貢賦之出甲天下矣而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宜也胡以水旱之相仍則公私告困而臧孫辰之告糴告饑由此亟焉或者曰曷若修廩人委積之待

遺人凶荒之政率是以爲足民之政乎愚則曰未也縁山以爲城方城以爲池是固形勝之便甲天下之强矣而完城繕卒不戰而勝是也胡以盜賊之警則緩急無備而宋人之召募配刺由此亟焉或者曰曷若修子犯大閱之禮子文治兵之議而率是以爲練武之實乎愚則曰未也萑蒲之警時出時沒進則鯨魚之封不可盡也退則蠅蚋之性不可常也而何以治之意者其嚴夫緝察之令乎愚則曰未也假貸之患巷諮戶議而山林之材不可與給也川澤之利不可與有也而何以周之意

者其凊夫蠲貸之令乎而愚則曰未也葢嘗聞荀
卿曰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倉窌廩庫者財之末
也晁錯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餒者爲開其資財
之道也今之所以凶旱水溢而民不給者以開墾
之力未盡勤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
農也是故備荒之政不在於大災大禮之年而在
於三辰正位之日不在於室如懸磬之給而在於
事業得叙之時也然則欲足天下之食者孰有要
於是乎審乎此而民之假貸之相仍川陸之未獲
者舉而措之矣歐陽修曰十萬之兵五萬人可用

言老弱之襍也丘文莊曰內外兵耗不及國初十之三四宋之兵惟恐其多而至於冗而今日則惟恐其少而至於弱宋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受之今則有宋之患而無宋之利擇其利而兼受之者也是故强武之道不在於修振旅之文而在緝閱實之令不在於治攻車之節而在於先補伍之政也然則欲經天下之武者又孰有外於是乎審乎此而詰補之擾可亡萑澤之患無慮矣嗚呼此固愚之所謂明利害之原按緩急之勢而度古今之宜者也雖然苟長吏之得其人則

仁以足民而民可使富也義以經武而民可使勇也是故考之古人如趙抃之守越移書閩屬而民可以无荒矣如李抱貞之守澤潞分曹角射而兵可以无弱矣如虞詡之治渤海下境出令而盜賊潛奔矣如朱子之治浙中社法取息而大饑川蠲矣是故擇人者尤時務之守也雖然自執事之論浙中者而言之耳而亦未及乎天下之大也蓋嘗自天下之勢而觀之江南之荒猶可言也山陜之荒不可言也潢池之警猶可言也藩塞之兵不可言也萑澤之盜猶可言也而河套之寇不可言也

民之假貸猶可言也而司農之告空不可言也故愚敢以爲執事之寓兵於農者其經天下之武之勢乎執事之藏富於民者其足天下之食之勢乎借執事之言而神夫變通之術則所以處山陜之荒者其惟開北代之田廣常平之倉山陜之民不流而中國有強守矣所以治藩塞之亂者其惟重節鉞之臣嚴恩威之義藩塞既輯而東南有屏蔽矣河套之虜腹心之仇也監南仲之城朔方而設險擇勝副花馬鹽池之間皆安土矣司農之匱吭喉之憂也監秦晉之告糴而省用節財則少府水

衡之藏可儲運矣此又愚之所以因執事浙中之喩而及夫天下之大也嗚呼使執事引而進之則愚之抱土鼓之鳴而願爲洛陽之涕者又豈容已於大庭之對耶

選舉考課 鄉試

維天下之治存乎法濟天下之法存乎人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堯舜之所以垂衣裳而天下治必因法以致治任人以鼓法觀其變通而治天下於不窮者也愚敢以是復 執事選舉考

課之問嘗考選舉之法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如六德六行六藝之屬十有二教如陽禮教讓陰禮教敬之屬其所以考察而書之者又有鄉大夫黨正之屬焉司諫萬民之糾焉是固以興天下之民行也於是不帥於教者則移之郊移之遂移之左移之右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是先王之世所以教之者無所不極其愼矣嘗按考課之法周禮大宰以六計弊群吏如廉法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辨之屬其所以參校而鈎稽之者又太宰於歲終則詔百官之廢置於三歲則計群吏也於

是柄之太宰則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予以馭其幸置以馭其奪職之司士則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則是先王之世所以考之者無所不盡其情矣夫惟其教之於其始是以巷有禮樂之歌戶有詩書之風而舉之於司馬者皆忠貞敦實之士也夫惟其考之於其終是以賢者則進之秩不肖者則黜之爵而籍之於太宰者皆官常官馭之職也七代之治由此其選而所以致之於太常之美者職有由矣柰之何選舉流而為詞章考課流而為資格征之禮官者無非糊名易

書之制明經作字之科考之銓曹者無非行鴈貫
魚之次積日積勞之最嗚呼是安得不至於士習
之所以日汚紀綱之所以日隳風俗之所以日偷
百吏之所以廢弛萬事之所以頹敗者哉方今
聖主當陽群陰畢伏制禮作樂凡所以觀乎人文
以體澤火之革以宏幹父之蠱者固已日洛而月
議矣而獨於選舉之法隋之詞章猶在也考課之
法唐之資格猶在也然則變而通之亦何亦神以
盡利而化以盡能耶患以爲詞章之法非善也然
揚綰罷之而不能朱子議之而不盡資格之法非

善也然蕭淑議之而不可宋璟爭之而不得若此
者何哉盖欲救法之弊不論其法之所以致弊之
原而亟治之是考流而忘源也故選舉之法非詞
章之所能壞也而壞於道術之不明是以選舉之
不能不詞章矣考課之法非資格之所能壞也而
壞於人才之不審是以考課之不能不資格矣故
愚採古今之勢而審理亂之畧欲救天下之詞章
也莫若復程子講學之議焉序天下道德之尊者
而隆之京師其次則分屬於州縣其敦行也務以
孝弟力田爲務以一道德同風俗爲尚而其所教

之法也又必參之以非試之能焉解額之鑴焉利誘之省焉是則所以明天下之道術者無不正矣如是於詞章之不能盡知也復申之以諸司職掌賢良方正之科焉天下之選舉其有不復於司徒之教者乎欲救天下之考課也莫若採漢武百官表之畧焉漢制宰相之闕則取諸三公三公之闕則取諸九卿然而石慶之死御史大夫兒寬當遷而不遷也而太僕公孫賀得之公孫賀之死御史大夫商丘咸當遷而不遷也而涿郡太守劉屈氂得之是未得以次第度也張歐爲中尉九年而遷

而甯成之遷四年韓安國之遷一年商成丘之爲大鴻十二年而田千秋之遷一年田廣明之遷五年是不可以遲速推也是則所以審天下之人材者無不慎矣如是於資格之不能盡知也復裁之以　大明會典保薦推陞之科焉天下之考課其有不復於太宰之掌者乎雖然天下無不敝之法而所恃以窮則變變則通而善其道於不窮者惟人焉耳矣不然以文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古人之所謂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簿書之弊固其風會之流

而不可返者也而又焉能免其詞章資格之禍耶而又焉仰夫堯舜通變宜民之實耶故曰維天下之治存乎法濟天下之法存乎人

車騎　鄉試

嘗聞國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兵不習服以其將予敵也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故擇將為上練兵次之器械又次之又從而論之攻心為上攻城為下攻德為上攻力為下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是故明於六術五至則蒐乘補韝矣以勝矣明於九攻九地則

揭木斬竿可以勝矣明於思險則葦車之寡可以勝矣故未陣而勝者兵之善者也已陣而勝者兵之劣者也孰事憂雲中之變而以車騎爲問嗚呼車騎之謀器械之利也毋乃憂其末而不及其本耶愚請先言國家選將練兵之實而後車騎卒伍之陣敢及焉蓋今之將嘗有得於李牧之守鴈門充國之度羌虜者乎或通之貨賄或餌之勳戚控新羈之馬而無出入險阻之利提疲乏之卒而無疏數疾徐之神是謂之無將可也今之兵嘗有得於子文之治於宋穰苴之治於楚者乎聽金鼓則

耳易聲眩旌旗則目易色言晝夜之戰而不達于
旗物名器之號言動靜之勢而不通於方員行止
之節是謂之無兵可也以如是之兵與將而欲揚
旗狼山拊劍龍城飲馬於潼關而爭塞外之利也
是可得耶漢之守夷者張博望倡開郡之議置金
城于隴西酒泉張掖于昆那武威燉煌於月氏其
車騎卒伍之制非不利也而匈奴桀驁鳴鏑朝那
控弦桑乾世爲漢不利者何哉以國不擇將兵不服
習故也唐之守夷者張仁愿建築城之策取拂雲
祠以扼黑啜中吭中城則直朔方東城則直榆林

西城則直靈武其車騎卒伍之制非不利也然突
厥梟夷匈牧天山引兵河口世爲唐不利者何哉
以國不擇將兵不服習故也雖然執事之問亦不
敢不及也嘗謂平原曠野可前可後彼可陣來我
可陣禦是車地也窮山深谷千里輕戰我可以衝
彼不能突是騎地也上下山坡出入蹊徑草木朦
朧劒戟接戰是步地也是故步地之形騎不可與
也騎地之形車不可與也車地之形步不可與也
善於騎者我以車地以車形之則什不能當之一
二矣善於步者我以騎地以騎形之則百不能當

之一二矣是故審地之夷險曲直支塩尖斜死生之勢然後可以言戰陣之利也由此觀之則昔之晉楚之爭所謂卒乘偏兩之制前茅慮無之警固可以勝而毀車崇卒以騎易車者亦未始足敗也是故知地之勢車可也騎可也不知地之勢則車不可也騎不可也故愚嘗觀古今兵家之勢而衡論之井田以前非車不勝也井田以後非騎不出也韓信戰於井陘口不可以車也而白起之戰於長平非車不勝也馬陵之偏隳可以車也而孔明之戰于胡盧谷車則不可也由今觀之雲中之變

陣車衝虜之衆可也而用之以走虜之勢不可也
假騎以遠近疾徐風雨飢渴出當其利可也而用
之以淺水汙草半出半入不可也知此則可以議
今之戰陣矣知此則可以審六韜三畧之利害審
車騎左氏之羸拙矣知此則有以待雲中之變而
以飽待飢以逸待勞以靜待亂而其勝不窮矣知
此則可以其徐如山其疾如風鬼神莫測雷霆莫
稽而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五色之變不可勝視奇
正之兵不可勝重矣噫此之謂知兵之本也雖然
執事之言乃戰陣之設而未及乎天子之所以待

四夷也執事之言曰射御之學未嘗不具左右司馬也獨不聞天子有道則守在四夷乎嘗聞魏徵曰朝廷心腹也州邑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是故國勢有常尊治地不與焉國威有常信服遠不與焉況今之雲中之變上不及漢之匈奴之驁下不視唐之突厥之雄再其次也又不足以論七國之連兵藩鎮之跋扈者直其芻糧之不給撫臣之太急故以素玩之勢而肆之以倡狂之亂耳執事者論其彼此曲直之勢可撫則撫可威則威無如魏博之姑息可也有功者則賞有勛者則侯無如

王武俊之團練可也法度以制之信義以體之無
如馬承績之詈罵可也安意以慰之開誠以體之
無如李懷光之便橋可也嗚呼達於是而今之中
國夷狄之勢固可以處上游而制六合矣又何有
今日之慮耶

國朝功臣

聖人之所以起自匹夫而臣一四海其間矢石之
士所共沐風雨披荆棘斬蒿萊以捍鬪力戰而有
天下其功偉矣然以予觀之當必首夫帷幄經畧
之勳而後次及拓土陷陣之士善乎漢高帝之當

羣臣論功行封也而以獵譬之曰諸君之功狗也蕭何則發縱指示其功人也觀于此則知所以論功矣予按　太祖高皇帝之定天下一時材臣猛將所共龍翔虎攫而依日月噴雲霧以建萬世之業而　高皇帝所嘗親爲剖符行封者公六人侯二十八人伯二人賜之鐵劵世其子孫其與古者申丹書之信刑白馬之盟而河山帶礪爰及苗裔者相照耀矣然于中山武寧王徐達獨食之以祿五千石表其第曰大功而諸臣咸不與焉豈非漢之功狗功人之喩乎此　高皇所以盡差

列侯之功而獨以之虎視當世也由是而下渡采石援安慶殲友諒走士誠平關隴破幽燕開拓之功什而七八者開平忠武王常遇春也南定越東郤吳克上都下太原北討沙漠而太子妃嬪金寶玉冊並歸朝廷者岐陽武靖王李文忠也擒也先下江西鎮湖襄降河州西征土蕃深入崑崙山歷鎮八州有功無過者寧河武順王鄧愈也克姑蘇降谷珍虜友定下澤潞討明昇東備日本起登萊抵江浙而戍堡相望延袤萬里者東甌襄武王湯和也取關越伐蕃部涉流沙討梁王定粵君而滇

南魋結之夷冠帶內屬垂二百年者黔寧昭靖王
沐英也此則併中山爲六王而爲武功之最者也
如誠意伯劉基則以帷幄之謀而爲帝者師
高皇帝嘗擬之子房矣特以文臣例不得封公侯
而馮國用耿再成丁德興張德勝吳禎康茂才成
胡太海趙德勝華高俞通海吳良曹良臣吳復孫
興祖此則與前六王爲二十一人而爲功臣廟而
祀者也然宣國公李善長則事高皇帝于滁陽羈
旅之間而晝機運餉不愧蕭何頴國公傅友德則
副大將軍于中原百戰之餘而西川百越可方吳

漢顧一則結禍于惟庸之黨一則起猜于飛鳥之盡而並以暴卒其生也功若太山其殁也不及尺土之封以垂后人此則晉之五蛇從龍之歌不能不於今歔欷而飲泣者也二百年來如漢所稱襲封者盡或絶失姓或乏之無主朽骨孤于墓苗裔流于道生爲氓隷死爲轉屍抑可太息者多矣嗟乎漢以酧金失侯者衆學士大夫到今來未嘗不讀其書悲其遺事頃聞建言諸臣猶且存者則超拜其官没者則裒恤其後而况當時所從　高皇帝蒙矢石犯湯火百戰以定天下者乎新建伯王

守仁捕反之功嘗爲時之執政者眦睚之憾奪其故爵近亦稍稍序録亦足以慰天下忠臣義士之氣抑不知新建者其身没未久其門人故吏猶得以相爲憤懣慷慨而發大議于其庭耳若開國諸臣之後其孱子弱孫如古所稱降爲皁隷雜之庸保而其故第且不免如郭汾陽馬燧之流轉爲浮屠老氏之宮與富人者苑囿臺榭之給矣而况于他乎况望其能以義乞恩于　朝廷之上乎嗚呼楚人而猶能爲孫叔敖之衣冠以感愴于莊王之前以發其悲録其乞食于路者之孤奈何以今之

人而楚人之不如也噫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以相爲悼懷慷慨而發大議于其庭耳若閩閣諸
臣之後其孱于窮孫如古所稱降爲皁隸雜之傭
保而其故第且不免如郭汾陽馬燧之流轉爲浮
屠老氏之宫與富人者苑囿臺榭之給矣而況于
他乎況望其能以義乞恩于朝廷之上乎嗚呼
楚人而猶能爲孫叔敖之衣冠以感悟于莊王之
人而楚人之不如也歟[illegible]于路者之孤奈何以今之

鹿門茅公傳

吾邑華林茅氏由觀察公崛起及公之身而稱海内右族則世以文著云公名坤字順甫考其先曰千三公始或謂千三公名藨字千里行三嘗仕元棄官而隱於治筏諱其名而以字以行自稱曰千三大略有心於避世者故不著其所由來其居吳興則自埭谿之鳳凰山徙華林數傳而曰處士公遷是爲公父倜儻負大志力農起家能急人以俠聞然不

樂是居也嘗自歎曰吾上世代有隱德後人
必有興起者乃不在我耶娶於李次舉公貌
甚偉稍長應儷語如響處士公心器公因命
之曰異日息父業以豪里中吾自有他子在
吾固雅慕儒付之子矣公實鋭志於學志不
分嘗有隣嫗汙辱公又嘗有殊色挑公皆不
為動徧擇師友於吳越間所學不徒公車業
業不成不忍還子舍甲午舉於鄉戊戌舉進
士兩試皆高等而人猶詘之當廷試公卿間

有才公者擬信公忌者匿公卷終抑之而執
政貴溪公由此習公名欲私公公不詘令青
陽青陽跨山而邑其俗徤鬭號難治公甫入
境逆而訟者塞道公一切罷去廉其挾律爲
姦者繩之爲訟者懲民大悅任青陽僅兩月
以父憂去攀留公者復塞道李太孺人相繼
卒公罹沉痛成疾至不欲生或解云子在庶
幾有以瞑死者公强爲起服闋執政分宜公
亦習公名欲私公公亦不詘補丹徒丹徒方

憂旱隣境遏糴令甚嚴谷騰貴公力爭之撓其令括庫金五千兩市四方谷谷價差減民稍稍仰食諸父老爭以救荒之說進公則曰救民之荒而取給於民皆敝政也吾其請賑乎請蠲乎從度支請折乎從常役請減乎然一邑不皆餓夫也不皆赤地也必餓夫而後食之所賑斯可繼必赤地而後潤之所蠲所折所減斯有謂于是公僕僕徧封内晨夕與諸餓夫俱拮据累月而全活萬八千戸卒莫

有乾没之者凡其蠲其折其減而羨悉償赤
地所應出賦而枕江可耕之田卒莫有冐請
之者其時旱暵爲灾亘千里凡公一議上諸
當路輒下其議於諸州郡著爲令不及考而
擢儀制郎改司勳則金華唐公爲冢宰雅習
公也其語公曰吾急子不必再徒子固兩不
詘於執政者無何唐公忤執政削藉去公亦
被逐矣先是華亭公視學浙中公嘗從衆中
稱門下士及華亭憂居謑聞公且過吊盛張

具遲公不至大慙至是華亭爲少宰阿者因中公讁倅廣平公乃傲然自得曰吾遷客也幸無所事事因得大肆力於古文辭盡讀所未竟書廣平古趙地得其風氣文益遒遷南京車駕郎改精膳會公同年友給事萬公發華亭子陰事書既上私謂公曰吾之禍叵測家在滇南萬里外老母幼子將爲子累而華亭之邑子揚某者宦南中謬從公遊因得泄給事語於華亭殆指給事疏公所與聞以公

脩前怨也華亭憾公遂入骨外徙公粵右僉
憲人皆風公母往公徑往粵右獨府江部最
稱險惡所治半雜夷也自正德間大征失利
諸夷益桀驁難制而鬼子等砦遂至蠶食陽
朔田廬若干殺其長吏國威方大挫公適至
府江固非公所治部而督府應公實倚重公
檄公署其部公乃晝日治夷莫善於鵰勦莫
不善於大征大征必請兵於朝其形不能不
張我兵未集而敵備先之即彼堅壁以暴我

師我師且坐困無如陰圖勝算若鵰之匿於無形倏出而擊賊若擊雉兎然是爲鵰勦罔弗克者願假便宜可不辱命督府大稱善公所部兵僅五千人亟爲嚴什伍精訓練明賞罰激以奉公雪恥之大誼士氣揚揚樂爲用遂請戰公曰未也乃時時縱徤兒出獵日以所獲雉兎多寡行其犒諸夷習而狎之氣日惰士卒復請戰公曰猶未也因求死士深入盡圖其山川險隘如在掌股間公喜曰吾聞

兵志云知我可擊而不知敵可擊知敵可擊
而不知我可擊兩可擊而不知形勢可擊者
皆得勝之半今我巳得全勝筭矣遂分兵七
道而出一遏其西逸一邀其東渡一攻其背
一爲游兵迂其道以亂耳目分其二爲左右
翼而獨以勁兵當賊衝偏榜之日朝廷提兵
十萬誅鬼子砦之殺朔陽令者他砦無罪毋
妄動犯者移兵先夷之諸夷會驚聞各道兵
突至信以爲王師壓境上不知其所常習五

千人巳也而鬼子砦猶然負險以拒我師我
師按圖而進連破十七砦直擣其穴斬首一
百六十七顆俘三百八十七人他所獲稱是
盡復陽朔田廬而還諸夷僉齚舌相誡曰
明天子特誅其殺陽朔令者而止此耳亦盡還
其所侵掠田廬男婦牛馬以降捷聞於朝加
應公及公爵二級諸文武賞賚有差尋擢公
大名備兵副使葢大名北抗虜而西衛畿輔
以公任之

上意也公謂虜之難我動以萬騎長驅當者風
靡吾必以車戰禦之虜不我敵矣特效武剛
偏箱等制造兵車五百兩爲虜備而公實虛
已延納得士卒心一時河北豪傑響應卽草
野亡命各願洗濯效用時公名傾動三事忌
者益憚公而御史某按粵右乃華亭客也劾
公軍輿毛舉竟罷公中外寃之咸謂公之有
造於粵右曾不勞師損餉坐張國討甫錄其
功何所加罪乍賢乍佞疇爲之哉御史某遂

不容於公議亦罷去而楊某者竟暴死客中聞者稱快公歸而著島人傳三益先生傳以自況其旨有類乎柴桑之曠非屑屑爲觖望語也而四方諸賢豪卒不能舍公時時以國事質諸公公輒以千百言應之無所諱公言往往措諸用諸賢豪爭附公而公所善新安胡公適以中丞節禦倭至胡公竊自喜曰使條侯得百劇孟何如我得一故人茅公然胡公故知兵有大度公亦以其類已而樂親之

卒之胡公蕩巨寇成大功釆公之畫多中益
服公遂薦公於朝謂公才可大任柰何竟棄
之請殫其才鄉粤右功直發硎耳書上不報
後有劾胡公者遂侵公及胡公被繫諸賓客
多自匿公獨出其故所著徐海本末數千言
上書宰執盛言胡公有社稷功其過特酒過
耳何足罪大功不宥其何以爲來者勸後二
十年而倭復內訌言者追錄胡公事多據公
言爲實錄項復胡公官爵其後而人皆誦公

誼云初胡公之日交驩公也公舍中見因而
横里中里中多後言公所莊事同邑吳公一
儒嘗偵公於里門而數之則指公舍中見所
爲也里中少年觀者如堵吳公言不少貸而
公磬折唯唯不言退觀者兩高之而同邑愼
公蒙公亦雅相善兩公者皆與公同舉於鄉
及吳公守太平而愼公以南侍御行部至遇
吳公無異他守公聞而疎之愼公又嘗論胡
公之弭亂特治病於標耳其歲靡金錢無筭

髓實耗矣分宜嫉之尋以他事奪其官而胡
公未懈也其左右播流言以恐愼公胡公亦
陽爲震怒愼公果大窘公代爲謝過乃解踰
十年而臺使者出愼所善也時胡巳沒無所
泄而泄於公盡收公舍中兒之横里中者置
之法而禍及公未巳也愼公爲之居閒事亦
解而愼公因謂公曰吾兩人所相爲緩急者
甚善然事貴扗於未來則皆失之後矣公曰
有之然吾無所負子吾負吳公耳吳公殁而

公慟曰吾慟公如慟父也公之罷大名歸槖如洗也兄若弟果皆息處士公業而雄於貲公配姚孺人戲謂公云公業儒乃不得爲富家翁公大笑姚孺人固有心計善操內秉遂什一之息無錙銖爽居數歲貲遂與里中豪埒公固已欣然聽之及宵人排戶入一罄孺人所蓄貲而公實坦然無所繫人又疑公有所託焉公伯子翁積早負名有不稱意遂豪於聲酒爲時所嫉會豫章李公治吾郡李公

本循吏用人言收伯子繫之將以成伯子且伯子竟憤死公撫而哀之曰而母以財驕子而以才自驕而死非不幸也吾誰咎因誡諸子云士不難於才而難於居其才才且不可有尚可有他乎吾少嘗志於隱自號鹿門子今不必爲麗公釋耕壟上但希其可以遺子孫者而已公仲子國縉叔子國綬質行素醇謹至是益兢兢務歛其才常恐自點遺公憂公晩而舉季子維復以才自喜幼好奇服多

名士遊不令公聞也自仲子成進士召爲御史公巨細約束益井井舉族諸子姓佩服唯謹居然有萬石君家風最後東南二三右族之難起諸無賴子輒持人短長而竟無議公家後者公乃嘆曰吾進而人抑我退而人危我一何窮也我唯激於抑而獲信懲於危而獲安則人之成我大矣識者聞而偉之公性戔戔嗇於財不以無益靡一錢及爲祀先敦族立破千金無難色賑窮扶弱於戚執交游

間寔始終存歿以之公所報德終身汲汲唶
恐後人之德公猶德公之能忘也公徽時嘗
爲稽太史所侮而銜之既貴稽公子負才氣
輒凌公公不爲報太史歿而稽公子貧徹骨
顧嗜飲不能獨飲無從得酒也日與二三故
人啜谿水相勞以爲常公伯子才出稽公子
右其下之因公子客通殷勤願歲輸米百斛
爲公子賓客奉公子弗許也公聞而笑曰我
非忘公子貧顧公子寧以貧故而受人憐孺

子過矣公子殁而公始割百金產予其子其子遂售之所獲直緣手而盡公代爲償其直還其產復予之而誡之云吾不忍爲若再償直矣于是客相謂曰觀孝公之善處太史後尚肯遺我屬乎公在丹徒嘗祀比部唐公居鄉嘗祀邑侯任公經紀兩公後事爲費皆不貲以兩公皆賢者急兩公足以勵俗是又非私誼倫也居恒痛兩尊人之不食報每念輒泣下祀於忌辰必仰而號嘗署其樓曰白華

曰吾庶幾志其孝之大者罷官將五十年來
一聞時事得失無不愀然挂眉宇病且革猶
語諸子曰在昔滇中晝晦者三日遂有庚戌
之變今胡自日而晦吾實有隱憂竟不及其
私斯則公之大節足以槩公者公生平寡嗜
好獨於文有眞好少嘗竊窺龍門而出入昌
黎廬陵間若相授受者於當代愼許可獨輸
心於毘陵自濟南瑯琊數公起而論相左矣
瑯琊更以家怨詆毘陵因詆公輙形於文其

時尚古者文必以西京先秦爲鵠而公則梓唐宋八大家而叙之以爲庶幾不悖於六秇之旨讀者哂曰是徒爲制科地耳及數公者皆先公殁其徒疲於脩詞而反諸理則不能不復信公而公皆不知也公所著有白華玉芝耄年諸集凡若干卷公子伯仲季各有集並行於世故海内論文者必首推公及聞公仲子進直言幼女死於烈又皆追叙公之節概公有外孫董伯子嗣成殁後以文行著均

歸諸公云

論曰竊覩嘉隆之際華亭公功業甚偉中外頌之如一口顧乃賢如芓公董而竟用私憾蔽之謂國何野史氏書之矣及考胡公之薦公公之白胡公寃狀實華亭柄國時也藉令茸心於兩公兩公不殆乎余嘗於公座聞客談相業而卒不舍華亭談吏治而卒不舍豫章客殆嘗公耳公則從而和焉余實心服公長者因論公較然大節老而彌篤凡交際細

微典刑具在乃其身屢躓屢起而卒獲厚享聲施於後公所自命曰成於人我則謂公得於天者固大也噫論士而得公即無文無用其人自不武士果附公惡舍此

延州布衣吳夢暘譔

明河南按察司副使奉

勑備兵大名道鹿門茅公墓誌銘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　東閣大

學士知

制誥　經筵　玉牒總裁山陰朱賡撰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南京吏部侍郎前左春

坊左庶子諭德兼翰林院侍讀侍講　文華

殿侍班官年家晚生福清葉向高書丹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南京尚寶司卿年家晚

生淸源于若瀛篆盖

嘉隆間當

國運文明之盛名家輩出歸安茅公以古文辭主盟海內世所稱鹿門先生者也余少時得

公文章讀之意爲古作者已於北闈得公仲子國縉因習公文武經濟之猷意爲古才吏余歸山中漸以老而公神王如少壯更意爲神人云萬曆辛丑公春秋九十余馳鹿門歌爲公壽公手書相唱和嬌如也而是年十一

月壬戌公竟長逝矣國縉持屠長卿狀乞銘
余不能辭按狀公名坤字順甫其先居埭谿
鳳皇山元末有名麃者為池州路摠管去而
隱于治筏徙家華谿晦其名為千三公歿時
顯著靈異里人尸祝之今茅社神是也一再
傳而生孟麟孟麟生剛剛生珪珪生公父南
谿公遷南谿公好施予人有緩急不惜傾囷
振之割負郭田百以贍族之貧者其行事類
鄭公業人以卜茅氏之興云母李舉子三公

其仲也公始生而李母聞若辟歷聲者震而
投于牀竊異之時正德壬申七月壬辰日公
姿神韶美性警穎日誦千言年十六補邑諸
生自其為諸生耽耽有馳騁千古之思抱卷
吾伊盡丙夜不少輟甲午舉于鄉又三年舉
進士時
肅皇帝方崇祠執政羅天下文士以供祝釐意
屬公公艴然曰吾何能辱三寸管作相君私
人耶執政銜之謁選得青陽令青陽俗囂而

善訟公錄諸上官所下訟牒千餘上其誣狀
得一切罷遣巳按收其邑之豪而黠者數人
民以加額餘兩月丁父艱歸母亦繼殁廬喪
毀悴骨立服除補丹徒令時江南旱饑徐沛
間歲稍稍登而多閉糴穀價翔踴公移檄諸
司曰轉糴者譬人一身血脉也一不通則關
血爲患矣五伯猶耻之而况四海一家乎辭
多剴切得弛禁於是搜庫金五千而羡并導
諸富民出貲收糴於嵇鄉歸而棋置出糶踴

者平矣又議于蠲之外多請折折于上供無
損而得留諸漕粟以給貧民且省耗費三之
二也丹徒田枕山與江者半山田尤災甚公
酌其蠲與折及他所減省悉歸山田民以少
甦其賑也則以單騎行縣入晌戶拊隨宜布
畫大略似富韓公趙閱道而勞瘁過之賴以
全活者萬八千戶每一縣詘壇使者輒采而
頒之他郡邑若功令云語在姜宗伯荒政入
巳召爲儀部郎無何徙司勳時公負天下表

名都人士亡弗延頸願內交公而生平所齟
齬者不能無修郄遂謫判廣平以去廣平古
趙地有悲歌感慨之風公以其牢騷不平一
發於文章沈鬱頓挫若河津呂梁觸石而走
萬里自昔三閭兩司馬之流往往出於窮愁
而文乃益工良不虛哉戊申遷南駕部郎尋
徙儀部無何僉廣西憲事廣西猺獞錯居而
府江部稱最險古田夷巢鬼子等砦鷙甚時
出剽陽朔殺其令

朝議大征督府應公檟聞公才檄署府江道屬以兵公策之曰大征非兵十萬不可餉稱之今檄徵諸路猝不可集而賊已走險爲備矣計莫若鵰鶚鵰鶚者如鵰之搏兎然伏于無形倏入而殲其魁他部落必惴而謀自完此便計也應公曰善於是簡部兵五千人第爲上中下而差其餼時時椎牛饗士團射角技四出遶獵以爲常賊玩而懈而我兵爭樂一戰於是復募死士携善繪者以藥筆潛圖其

山川出而聚沙指畫賊在公目中矣乃分所
部兵爲七道度道里遠近後先發約同日抵
鬼子砦而所過道輒幟而榜曰軍門進十萬
兵討某砦之殺陽朔令者他砦毋動動則移
兵先殱之我師實不過五千諸蛮見旗幟彌
山谷且怵于榜語皆蛾伏無敢動連破十七
砦擒斬五百五十人是日公坐府江帳中令
曰捷音至卽鳴鼓左右皆愕視佯應曰諾少
選而報鬼子砦捷者三矣盖公以鵰勦行大

征之法審定期會不爽晷刻而左右固不識
也捷聞
天子加應公大司馬晉公爵二級民爲立祠並
祀之語在王司寇陽朔紀事嗟乎治爲吏最
戰爲兵雄公稱實士乎哉癸丑遷大名兵備
副使倣古偏徐單法作車五百兩以禦虜衝
嘗提兵戍倒馬關制府楊公博覩其營壘歎
爲奇才特疏薦于
朝而生平所齟齬者竟諷部使毛舉公細事奪

其官以歸而黃冠之夢踐矣蓋公初下車夢若黃冠者從雲中招搖相和而歌白雲蓋其兆焉歸而作島人傳三盃先生傳以見志海夷之譏東南也大中丞胡公宗憲雅知公善兵多所咨訪蕩平之績公有力焉以故胡公遇之最厚而公舍中奴因狐假里中里中人聚而譁直指龐公尚鵬遂收二三奴寘之法詞頗連公公寔不知也已而歎曰愛我者疢疾惡我者藥石我善胡公而毀於龐公殆近

是哉其服善如此公于書無所不讀于文嗜馬班歐蘇人爲詮次品藻而所自撰結則格不傷氣思不窘才不爭奇于字句間今讀所著白華樓藏稿玉芝山房稿耄年稿率雄渾浩蕩眞古今鉅麗之觀也文章名滿天下鄉曲小學無不知有鹿門先生匄其殘膏足雄視儕輩咳唾散落皆生羽毛海内攻文之家無不收聲定價于公戶屨常滿而公復慷慨重義師若友歿皆厚撫其子孫貧賤之交鄉

之終其身不倦而于宗盟尤篤公之族待公而舉火若昏喪者歲無慮千指矣棲遲苕上垂五十年名園一區日與客觴詠其中三竺六橋歲一覽眺以余所聞諸先進林泉之樂未有如公久者也平生所當升沈訾譽及一切文字應酬無寧日似皆足以損神滑和然其眞愈完而躋上壽以歿公即非神人乎將不爲異人也與哉元配姚氏高郵守某之女先公二十六年卒賢明逮下能勤其家所以

贊公甚弘與側室蕭俱以國縉貴贈孺人子
男四長翁積次郎國縉先為御史今南水部
郎次國綬季維俱太學生女四最幼者以烈
死孫男十一元禎元琦元璘元玠元祉元鉉
元鐩元鏻元鈺元萬元偘孫女八曾孫男三
兆河兆海汝湛玄孫男三杲棨棻玄孫女二
子孫賢而多才其婚嫁皆名家詳狀中癸卯
年　正月念六日將偕姚孺人葬于武康之
上栢山系之銘曰

維公之才太阿龍泉維公之文長河巨川維
公之壽靈光巋然維公之名霆轟日懸藏于
此中萬斯年茲其爲鹿門先生之阡

直隸鎮江府爲公舉名宦以崇祀典以慰民情
事據本府丹徒縣儒學生員陳琦周日爵吳典
周等連名呈詞前事呈稱伏以崇德報功　朝
廷之盛典感恩懷惠閭里之真心惟善政在人
而不忘故公論愈久而益定切有嘉靖二十二
年間丹徒縣知縣茅坤才極融通心惟惻隱公
明蒞治一方欽仰神君愷悌臨民百里快依慈
父爰稽到任之日適當大旱之年外惕時艱內
憂民瘼請除閉糴之禁條陳蠲折之規撫按交
疏而行部院覆允而下通北地徐魯之商而民

有移粟之利請南京二億之米而價無騰湧之
虞徵本色於沙鄉上不虧乎國課泒折銀於山
籍下實體乎民情計口而粮惠施於鰥寡孤獨
按戶而賑跡遍於阡陌閭閻致憔悴之容撫循
猶不廢乎寒暑抱恇忡之疾計畫尚周閭乎朝
昏豫事若汲長孺之開倉詳密如富青州之全
活此其首政之善核實於姜尚書荒政碑者也
他如明不恃乎摘伏發奸緩刑罰而教化慮必
周乎窮簷蔀屋以撫字而催科褒孝廉之特操
捐俸資以殯唐郎中且爲之置腴田而衣巾其

賢祀以風里俗非賢不與焉名宦祀以風有位非名不與焉必居鄉有何善狀取重月旦居官有何政績遺咏甘棠合邑共呈道府覆核轉詳定奪不許師生徑行薦舉等因遵此取具官吏師生結狀到縣又據各坊都里老百姓華信朱應禎唐憲等連名呈稱公舉名宦以崇祀典以從民願事伏念公論毋定于年深感德最眞於閭里切有嘉靖二十二年間本縣知縣茅坤心存保愛政尚寬和竭力救荒措溝渠而衽席勞心厚俗化荊棘而詩書袁唐郎中之孝廉聞者

感蕩懲徐府座之積遒見者快心議上勸分民
幸逃乎捕蛇之毒稟停剌猾衆得免乎市虎之
寃善政誠多種種皆循良實事民懷委切時時
動豈弟遐思詎非崇祀於將來曷克報功於旣
往等情到縣據此申乞轉詳等因到府該本府
看得原任莘知縣循良吏治表表當時迄今五
十餘年士民興思猶切眞甘棠遺愛卽以之俎
豆宮墻以風有位無不可矣第于崇祀鉅典不
妨過愼仰縣再採輿論勘報以便轉詳等因批
縣覆查今據該縣申開行准本縣儒學牒呈據

本縣儒學廩增附生員程克廉等從公採訪[illegible]
據約鄉耆王廷理李儒等連名呈稱公舉崇祀
名宦以慰人心等事又據本縣仁和等坊鄉耆
里老朱東等連名結查得本縣前任縣主莘坤
心普陽春行操氷潔自嘉靖二十二年蒞任丹
徒路當衝要賦重民疲蚤夜憂勤調停不爽肅
衙門絕吏胥奸欺之弊立公座革里甲供應之
煩至二十四年適江南旱魃爲災江淮吳越閭
數千里饑荒尤甚而徐沛以北歲頗登收即移
檄諸司請開閉糴之禁通行商販以濟民饑於

是議請蠲糧又議改折於歲額不爲損而省蓆
板耗費且三之二其爲民賜大畧與蠲等蒙巡
撫都爺丁准其議具疏上請江南是歲漕糧得
蠲四十萬折倍於請之數皆茅公爲丹徒首請
而兼及於江南之大端也且縣之山田旱荒亦
地民不聊生又議里甲均徭夫差皆援弛力薄
征故事通申院道減免其半先是括庫貯銀五
千餘兩充官糴之本及民有厚貲者任其自往
糴販官不爲禁但令其棋置各鄉聽饑戶平買
度活販者亦不失利又議預備倉穀放賑查據

實徵冊內無田與田少者爲下下饑戶間有流
民傭於山谷里社未遍也乃單騎郊行每至一
鄉凡有原未在冊者並聽告核准給計闔縣受
賑饑戶一萬八千餘賑而得全活者數萬衆應
關穀饑民途行困仆及四鄉疫厲之患者皆捐
俸薪易米煮粥買藥命醫遍行救濟活命者又
不勝其數矣當時百姓受恩不覺至隆慶三年
江南北洪水爲災救濟無術通縣百姓追思茅
知縣昔年荒政遂公懇姜尚書撰文刻碑縣前
今又二十七年通計五十三載仰德與思久而

愈彰茲者士民欲請入祀名宦以表循良德愛前此輿情吐自公論中間不致扶同等情到縣據此又據岳祠坊鄉約所約正副楊魁余大化等連名公舉結得本縣先任仁慈父母茅坤淅省才士少登科甲於嘉靖二十二年自青陽服除丹徒縣事仰沾公德心普陽春行操氷潔時值地方旱災赤地千里民不堪命公請諸司以寬閑糴之禁遠招商旅疏開廣糴之源四路通行價不騰湧申請巡撫丁爺扣省漕糧蓆板耗費且三之二蠲免不下數萬又查庫銀數十餘

兩着令殷實之民于徐沛等處收買米穀并義倉積穀以充俻賑查照實徵冊内山田災旱准納折銀潮田頗收量輸運米上充國課下蘇民困又念四散流移鄉民饑饉恩洽未遍單騎遍歷鄉村見其饑莩枕積公惻然下淚自捐已俸隨各寺廟施粥拯濟救活萬命繼遭疫癘令醫製度藥餌多方療治病民賴以全活不計數萬救荒仁術惆時德政與夫作興學校撫愛士民實心實政不能悉舉及公陞任去後民思于隆慶三年間闔縣士民鄉宦舉監排里嚴寬等追

思善政作文豎石碑縣前永垂不朽至今聲譽猶存民情士願理應保結等情到縣據此申府據府看得原任知縣茅坤文章高標兩浙吏治卓冠三吳當祲歲而惠寔遍于閭閻馭劇邑而威每行於城社善政善教表豎當年歷今五十餘載士民頌德不衰今據該縣學師生與鄉之耆老重復勘結委爲循吏合無請乞俯從士民所請將茅知縣合允祀名宦以褒賢能以快輿論緣係崇祀名宦事理本府未敢擅便擬合申詳伏乞照詳轉達明示施行

一申兵道彭

萬曆二十四年十月十六日知府王應麟同知
張大孝通判王士崧包善推官吳化
直隸鎮江府爲公舉名宦以崇祀典以慰民情
事抄蒙
欽差整飭常鎮兵備彭　批發本府申詳原任丹
徒縣知縣茅坤崇祀名宦緣由蒙批據呈原任
丹徒茅知縣惠政表監于當年賢聲彪炳于此
日洵宜崇祀以風有位但遺愛有無憑據人心
果否追思仰府再核實事情政蹟輿情報奪等

因蒙此遵照批示事理備行丹徒縣覆查去後
續據該縣申開遵依轉行本縣儒學查勘相同
取具官吏師生各結狀申府據此又該本府知
府王應麟看得原任知縣莘坤兩浙人豪三吳
良吏留心教化一時還大雅之風加意撫循萬
姓受冬陽之賜當日親之若瑞鳳至今愛之似
甘棠既經該學重復結勘人心委果追思允宜
祟祀名宦應褒既往用勸將來緣係祟祀名宦
事理本府未敢擅便擬合申詳爲此今將前項
緣由并該縣官吏師生同具本府官吏各結狀

合行具申伏乞照詳轉達施行

萬曆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知府王應麟申

直隸鎮江府爲公舉名宦以崇祀典以慰民情

事蒙

欽差帶管常鎮道蘇松兵備道曹憲牌奉

欽差提學御史陳　批該本道呈詳原任丹徒縣

知縣茅坤入祀緣由蒙批看得本官才局博大

精詳政體光明俊偉救荒全活萬姓謌聲卓異

一時宜其遺詠甘棠而人思尸祝者也況予備

兵則指顧風生而威武伸于西粵歸田則著述

日冨而文學冠乎中原以此列祀宮墻可貽光
俎豆第名宦事非若生祀可以預建該道再行
府查例報奪蒙此案照先據該府申詳前事該
本道看得原任丹徒縣知縣茅坤心存豈弟政
尚和平惠愛交流當年已歌召杜教養備至于
今猶詠甘棠以民心爲已心故輿情之思慕耿
耿不磨處官事如家事故宦績之照垂章章可
據誠哉邑宰之循良無忝宮墻之俎豆允宜入
祀等因具由呈蒙批開前因擬合就行爲此仰
府官吏照依備蒙批詳內事理即將本官入祀

情由再一查議是非與例有礙務要的確方行具由詳道以憑覆核轉詳施行等因蒙此遵依備行丹徒縣覆查去後申開第以本官生存未便預祀名宦不敢回報今本官身故隨據丹徒縣准本府儒學訓導趙東王度桑一龍張國熙廩增附生員潘重美胡德徵孫時煥等依奉從公查得嘉靖二十二年間有原任知縣茅坤才極通融心惟惻隱急撫字而緩催科後刑罰而先教化議蠲議折條停國賦於凶年開糴開商普濟生民如樂歲三吳父揚乎賢聲諸臺咸嘉

其讜論黎庶之瘡痍盡息門墻之桃李尤繁政
教兼修士民永慕相應申入名宦以慰民心等
情具呈前來尤恐不的又經覆查得原任知縣
茅坤茂惠崇勛黎庶之歌思既永雄才鉅畧經
綸之幹理堪型澤未泯乎人心望久隆於當轂
先因見在未便預祠今既身故相應入祀名宦
以慰民情牒呈到縣准此又據本縣儒學行准
本學訓導徐可繼依奉從公覆查得原任本縣
知縣茅坤文章擅海內名家政聲係江南良牧
宦箴無議去思有碑講學而士類多所甄陶救

荒而民命多所全活諸奸剔盡百廢具舉文老
同懇志甘棠之愛生儒合舉願增俎豆之光屢
經具結申詳批允巳定只名宦祀于身後卽今
巳故於例正合相應申請入祀以慰民情以愜
士望擬合牒報等因各另牒到縣准此隨該本
縣看得原任知縣莘坤心存懇惻政尚慈和賑
災定餉甦朱方疲瘠之民獎孝徵逋沛潤土恩
威之治詞章氣逼蘇歐甄收桃李循蹟聲追召
杜衽席閭閻不磨之名實彌彰未竟之追崇宜
定卽今身故相應入祀等因申府據此近奉

欽差提學御史趙　條約款開鄉賢名宦非歲久
論定者不得議祀如果不協輿論不由本院詳
允者徑自查革師生以賄論等因遵行外今奉
前因又該本府知府許看得原任丹徒縣知縣
茅坤治行以經術本根政事與文章並懋卽其
宦績所至歷著勳名而起家丹徒尤稱卓異故
至今士民之衆皆切俎豆之思當本府於二十
八年呈詳已經本道轉達前院陳批允褒嘉只
以身存未便預祀今本宦身故丹徒士民益陳
没世之思共申名宦之舉覆經丹徒縣覆看申

呈前來委應入祀名宦不惟士民之心於茲允
協亦使後之令茲土者有能觀德而勸勉也緣
蒙行仰查議事理擬合申詳爲此合將前項緣
由同原蒙憲牌合行具申伏乞照詳轉達施行
欽差常鎮兵備梁爲公舉名宦以崇祀典事本月
初三日蒙
欽差提學御史趙　批該本道呈詳原任丹徒知
縣茅坤入祀名宦緣由蒙批看得本官超世高
標循良卓品開倉活萬數命膏雨滂施著述富
千百家文星獨耀論久而益定民永以見思准

行府轉縣置主崇祀名宦繳蒙此案照先蒙
前院批詳前事行據鎮江府呈詳前來該本道
看得原任丹徒縣知縣茅坤子惠恩流萬姓循
良績茂一時俎豆光榮既可酧功於已往範型
具在允可示則於將來先經前道呈詳止以生
前違例今公論益定於盖棺而群情尤切乎孺
慕既經該府覆勘前來相應呈請合候詳示行
府將本宦置立牌位崇祀名宦以副士民之請
等因詳蒙批開前因擬合就行為此仰府官吏
查照批詳事理即便行縣置立本宦牌位送入

名宦祠崇祀毋得違錯須置牌者

萬曆三十年十一月初八日到府初九日行仰

徒縣備禮置主入祠崇祀

具在允可示則於將來先經前道呈詳止以生
前違例今公論益定於蓋棺而群情尤切乎攜
慕既經該府覆勘前來相應呈請合候詳示行
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准王人鄉崇祀各官及闔邑士民之請
萬曆三十年十一月初八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行[illegible]
各官祠崇祀批准得憲給貢置牌奉管牌位送入